

六十多年前,在今天
的广元西路,曾经有过一个“另类”的场所,绰号“江北大世界”。

要说江北大世界,就得从虹桥路说起。现今的虹桥路,东端起自上海著名地标之一的徐家汇,往西延伸直至虹桥机场。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虹桥路的东端起点并不在这里,而是在它的北面(即现在的广元西路),顺着上海交通大学南面的围墙一路西去,江北大世界

就在这条路的顶端,在紧挨着交通大学围墙外的空地上,由东往西占了大约一里路的地段。

江北大世界不仅吃喝玩乐都有,还兼顾平民百姓的日常生计,给周边众多的棚户区内的人家提供了方便和实惠。

在那里,从东首第一家连环画小书摊往西漫游,无须担忧饥渴袭扰,大饼、油条、脆麻花、锅贴、馄饨、阳春面、馒头、粢饭、豆腐浆、麻油馓子、鸭血汤……各种民间小吃价廉物美,草根阶层充饥果腹,偶尔奢侈一回也能承受。即



洗衣 色粉画 杨继仁

使囊中羞涩,热天听:卖切片西瓜的吆喝,冷天闻:烘山芋的香气,也算是一种享受。

蓬头垢面,请勿自惭形秽,顶上功夫剃头推,主人自诩师出名门红玫瑰、白玫瑰,花费无几,理发修面掏耳朵,连带敲背捏肩膀,须臾间神清气爽判若两人。

身有微恙,不必惊慌,记得有位小学同窗,绰号“大头”,在三年级时就混成了资深玩家。打康乐球,大头绝少花钱,都是手下败将付的盘费。打

广元西路往事

朱立勤

山寨版的大阳伞拔牙齿,小李飞刀挖鸡眼,手到病除,旁边还有包治百病的祖传秘方恭候大驾。

倦了累了,花三五分钱,看半天这块那块的野鸡班子江淮戏,或者厚着脸皮不出铜钿欣赏一出猫猴出把戏,包管精神焕发。发觉脚上布底鞋子快要磨穿鞋底,没得关系,脚底营生皮匠摊,钉副开发丝前后掌两分钟搞定。

附近草棚,人家夫妻吵架,男人脾气坏,一脚踏穿钢种镗子,没钱买新锅,女主人会拿到这块白铁匠摊头上换只锅底。白铁师傅一面敲敲打打做生活,一面现身说法进行心理辅导:“夫妻有什么吵头,男人都是猪罗脾气,女人发嗲,就吵不起来了,省下换锅底的钱,买点甜的咸的吃。”女主人嗯了嗯了地答应,顺便还在旁边地摊上买了包老鼠药回去,要争取拿一面街道发的“爱国卫生之家”的奖牌。

那里顶热闹喧嚣之处要属娱乐项目:打康乐球,打气枪,套圈,布袋摸彩,转船飞镖……引得一帮帮小把戏流连忘返乐不思蜀。那时小孩课业远没今日繁重,这儿便成了他们“野蛮生长”的不二去处,天长日久倒也出了一些堪称功夫高手的草莽人物。

记得有位小学同窗,绰号“大头”,在三年级时就混成了资深玩家。打康乐球,大头绝少花钱,都是手下败将付的盘费。打

气枪,按规定一分钱打两枪,打中头号目标奖励一枪,头号目标是—块麻将牌大小的红牌,上面用白漆画了美国兵的头像。大头一分钱打了二十多枪还能打下去,害得患有眼疾的枪主,双目垂泪用胸口堵住了枪口,好说歹说退还了他的一分钱,总算平息了枪声。

再去套圈。站在白线外,用茶杯口大小的藤圈,去套由近及远摆在地上的铅笔、橡皮、泥塑的小狗小猫和最远处的五个无锡大阿福。套中拿走,套不中拉倒。大头用四只藤圈套中三个大阿福,惊得摊主张口结舌只差下巴脱臼。

最发噱的是在馄饨摊,大头问馄饨加汤多少钱一碗,摆摊的长脚女人说加汤不要钱。他买了一碗小馄饨,加了三次汤,舀了辣糊,倒了酱油,撒了五香粉,啜,哈,吃得满头满脑的汗,气得

长脚女人盯着他翻白眼。谁知时间一长,大头对这些都没了兴趣,移情别恋东首的小书摊,隐身其中韬光养晦,竟和长着一绺山羊胡子的摆摊老人结成了忘年交,分文不取,任其在书摊上无限畅看,从此养成了他视书如命的嗜好。恢复高考时大头考上了大学,他曾感慨地说,追根寻源,最要感谢的人是那位摆摊的老人。此乃后话。

在这片荒地上经营各种糊口营生的小商小贩,连同他们的衣食父母,大多都是居住在附近南村、北村、市民村和小花园(当地人统称三村一园)棚户里的苏、鲁、皖籍的居民。具体也不知是在哪年哪月,这地方被唤成“江北大世界”,这个戏谑中掺杂着不吝的诨号一经生成便不胫而走,一直伴随到它寿终正寝,其始作俑者究竟是哪位才高八斗,饱汉不知饿汉饥的“饱学之士”,现已无从考证。

良渚遗址中曾出土过一个玉琮王。但这只玉琮并不在良渚博物院,她魂牵梦绕,想去看。于是,我们又特地跑到浙江博物院。在这块儿玉琮前,她站了四十多分钟,蹭着听讲解,之后又仔细观察。那一刻,你会觉得,孩子的成长是个神奇的过程,不是我们能完全预料到的。

在博物馆里富养孩子

桑飞月

为帮她更深入地理解良渚文化,时常,我还会带她到良渚古城遗址。遗址没开发前,是一片大草原,我们就在这片草原上奔跑,跳跃,看白鹭起飞,听南来北往的风语。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落成后,我们发现,以前常扎帐篷的那个土坡,竟是良渚古城宫殿所在地——大莫角山。

与历史碰撞,与惊喜相遇。这一切,都会让孩子的生命经历,变得不寻常。

近日检出喻守真先生选编的《唐诗三百首详析》翻读,中华书局1957年的版本。书很旧了,封面起皱,纸页泛黄,书角磨损不说,纸页

上还留有多种墨迹的圈点,封底下角还见一道代数解题。书是老同事陈老师送我的,扬州师院中文系出身的他,“文革”后被改行教了历史。华夏五千年,文史不分家。陈老师的历史课上得好,唯家乡口音重了些。课下男生们调皮,会模仿老师的扬州腔,但并不生气。闲暇时他常翻喻编的《唐》本,还说这书是毕业离校时被扔在宿舍角落里没人要的。后来他把书送了我。我家有好几种唐诗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精装本《全唐诗》、明朝高棅选编的《唐诗品汇》、清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清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嫌书品相难看,我本不想要,却不忍拂其好意只得收下。谁知我先生倒欢喜,说现在买不到这版本了。怕它散架,我找出锥子、细绳,以线装式法重新串定,再用白道林纸包封面,忽然发现书脊下端粘着一片模糊的小纸,似从前四分钱邮票大小,还能隐隐看出润红的框线——那是图书馆的登记标贴。这不应了孔乙己那句“窃

地人统称三村一园)棚户里的苏、鲁、皖籍的居民。具体也不知是在哪年哪月,这地方被唤成“江北大世界”,这个戏谑中掺杂着不吝的诨号一经生成便不胫而走,一直伴随到它寿终正寝,其始作俑者究竟是哪位才高八斗,饱汉不知饿汉饥的“饱学之士”,现已无从考证。

后来城市开展了动员回乡运动,再后来很多东西都要凭售票供应了,那些小商小贩们渐渐没了踪影。江北大世界终成明日黄花。

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了,而今偶尔旧地重游,一切恍若隔世,再难寻出丝毫的往日旧痕。那些苦恼了几代人的棚户区也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幢幢高楼直指苍穹。脚下道路幽静,路旁梧桐繁茂,绿地玲珑滴翠,花坛群芳吐艳。交通大学新辟的南门大气恢弘,红砖低筑绿瓦盖顶的围墙镶嵌着剔透的花窗,墙里墙外景色如画。哦,昔日的江北大世界,今天的广元西路,不正是上海沧桑巨变的一个小小缩影吗?

七夕会

十岁

今年,咪豆被学校推荐到良渚博物院里,开始当志愿者。从最基本的礼仪学起,渐渐地,她也开始向中外游客,介绍良渚文化了。在良渚博物院的志愿者队伍中,有各个年龄层次和不同领域内的人。每次她回来后,都会感慨,他们都好温和啊,我也要做他们那样的人。这些,正是我所希望的。博物馆,是个厚重的地方,与其说在那里当志愿者,倒不如说是修行。这年七月,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消息传来时,咪豆兴奋地跳了起来。后来,在一次活动中,她还有幸将自己的一幅画,赠给了良渚古城申遗团队。

看到一篇文章,说明智的妈妈喜欢在博物馆里富养孩子,我不禁哑然失笑,算是不谋而合吧。这种富养,是精神的富养,不是金钱上的富养。我希望,她的精神世界,也像博物馆一样,满是珍宝。

旧书读出沧桑来

吴莉莉

书,读书人的事……”之怪理吗?书现在我手,如此演绎下去本人也成“雅贼”,不免羞愧。想想历来的书画收藏,多几经辗转转手,类似的故事也不少,心中便又安然。喻的选编集,竟是我俩翻得最勤的书。

家藏的唐诗集,版本最早要算线装刻本的《杜工部集》了。书共十册,垒起来有十厘米高。首页注“同治十三年冬仿玉勾草堂本重雕”字样,全套书用花纹漂亮的薄木板上下护夹着,再以白麻编的带条串起。买书发票还在,人民币六块钱,1977年从福州路书店淘来的。不知现价值多少,我们没打听。书是用来读的,购旧书非为炒作发财。每翻此书必先净手,倒无需戴白手套,别弄得像文物鉴定人似的。

这套用连史纸刻印成的《杜工部集》,除读杜诗外,兴趣还在于书原主所做的批注。页内遍见蝇头小楷繁体字写就的朱砂批注,字迹工整、遒劲有力。有书主的心得、批语、

新秋

周文莉

说是立秋了,白天依然炎热。庄稼还不想成熟,愿意在绿色中酣睡。

八月,不属于某个季节,立秋的消息,还没有告诉玉米,还有青涩的果子,以为刚过了春季。

水田里悄悄灌满了期待,那些酿造出的喜悦和甜蜜,会不会突然来一次风霜,停止了所有的浪漫?

抬头仰望阳光灿烂,脸上依然会挂着汗水,会不会有些许的清冷,让你记得披上一方丝巾。

立秋了,我看到秋水潋滟,满河的霞光,还有姑娘在河水中羞红的俏脸。

蜘蛛马迹,诸如印鉴等,却遍寻不着。但见一片巴掌大小的毛边纸,上抄写唐·苏涣的变律《诗十九首之二》,字迹与眉批所见如出一辙。书主无疑是饱学之士了,他是清末的秀才,还是民国初期的教授?他宝爱的这套书以及他的治学,在子孙后代中是否得到了传承?“文革”后又怎么流落到书肆……一部同治年间

的刻本《杜工部集》,书内、书外也显出了人世沧桑。中学时代我喜欢普希金的诗。没钱买书,就从图书馆借书来抄,如《小花》、《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纪念碑》等,至今仍不曾丢弃。“我在书里发现一朵小花,她早已枯萎,失掉了清香……”少年不知愁滋味,如今再见到旧书中夹有花草这些小东西,断然没了多愁善感,斑白老者早已人情练达。而每每翻阅旧书,见有前人读书过后留下点点墨迹,还是会牵出扯不断的思绪缕缕。惺惺相惜,乃是爱书人共有的读书情结。



过去我都是写最熟悉的植物,我高中后曾经下乡当知青,在河南西华县农场园艺场当了整整十年农工。老树像我的父辈,小树就是我的孩子,上上下下打药、修剪、浇水、施肥等等,朝夕为伴相依为命。人类不过几百万年历史,植物则有超过30亿年的沧桑,一本植物字典扉页上写得好:如果把地球的46亿年浓缩为一天,植物大约在晚9点出现,人类在最后3分钟才登场呢!今天我要高声称赞还没机会谋面幸会的高山雪莲,因为她的精神常在脑海浮现。

她生长在祖国的新疆天山和青藏高原等地,邻居的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也有分布。我在彩色录像上,看到了她顽强不屈地在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山积雪旁、在堆积的石块中、在岩石缝、在冰碛砾石的缺氧环境中生长着。在最后的生长季节,她绽裂开了大朵的雪莲花(花头直径可达三十厘米),含苞待放时犹如一棵棵包心菜,盛开时有点像荷花独茎的样子。颜色是浅红紫红或淡黄色等。她在迎风斗雪中生长孕育着后代的种子,六到一年后,才能在最后长成的一年中的七、八月开花结果。经风散布后的种子找到适合的地方就能在零度发芽,零下三至五度就能缓缓生长。降生到山上的稚嫩幼苗竟能抵御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不屈不挠地成长起来,当登山探险的旅游者低头看着这些裸露无依无靠却充满生机的雪莲花时,能不畏她艰苦奋斗的精神和超人的生命能量吗?当地少数民族把她奉为“百草神花”。

雪莲不靠花容月貌取悦人间,这种属双子叶菊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已被清代《本草纲目拾遗》所补载,显然明朝的大医学家李时珍未能登上雪山拜访

高山上的草本植物

过她:“大寒之地积雪,春夏不散,雪间有草,类荷花独茎,婷婷雪间可爱。”此花草:“性味微苦湿;功能主治清热解毒、祛风湿、消肿止痛。”制成的膏药能祛雀斑、黑斑、黄褐斑、冻疮,还能使疤痕复原等等,因此被医学家誉为“百草之王”、“药中极品”。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农工在艰苦的务农后最大的娱乐就是在露天影院看电影,其中一部我们先后看过三遍,是根据一部小说改编成的黑白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故事大意是:地质学校毕业的中专生、一位年轻姑娘分配到荒凉严寒的高原时,经受不住狂风暴雨和几天几夜的卡车长途颠簸,加上高山反应和强烈紫外线,使她的理想抱负受到了现实生活的严峻考验;“还不如打道回府,到内地找个普通的工作呢!”来迎接她的司机小刘,看上去大大咧咧,但实际上特别能吃苦耐劳,边开车边讽刺中又鼓励:“嗨!您真娇气,还不如我们昆仑山上的一棵草,您怎么一点奉献精神也没有呢!”后来经招待站同样热情豪爽、又安心服务边疆的惠嫂现身说法,深深教育打动了她。这些长期工作在边疆的无名英雄使这位新来的姑娘看到了他们的平凡和伟大,决心向高山上的疾风劲草学习,支边扎根于高原之上。

故事中所指的草本植物应该叫昆仑草,也叫青箱子,是一种耐干旱、耐严寒、傲风霜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不屈的生存劲头。昆仑草不但可以食用,也全草皆可入药主治人的发热和恶疮,镇肝田而明目,祛伤寒湿瘴……

真的,我们尊贵而又万能无比的人类,有时竟不如雪山上的一枝草、高原上的一棵草呢……

养育

反反复去。去得最多的,还是